



父亲的坚守

□刘英

稻田，因为多日没下雨，已经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每增加一道裂口，父亲的担心就多一层。

秧苗的叶子，一片接着一片无力地瘫在干枯的田里。父亲尝试从堰塘里抽水，可是，堰塘早已见底。大家喝水都成了问题，哪还有多余的水灌溉秧田？

父亲在干裂的秧田里从这头走到那头，没说一句话，汗水顺着他肩上晒脱皮的地方，悄无声息地滑落。父亲微驼的背影在火辣的太阳下显得悲戚、苍凉又无助。

遇到连续干旱，稻谷都会欠收。本来家里人就多，稻谷不够，一家人必然会饿肚子。虽然祖辈一直这样靠天吃饭，但父亲却想努力改变。

终于有一天，父亲听说50公里外的地方在修黑龙潭水库。第二天凌晨3点，父亲扛起他的镢子，拿起锄头，出了门。

父亲终于走到修水库的地方。哪里缺人，父亲就到哪里帮忙。为此，父亲抬过石方，凿过石块，挑过泥

土，捡过碎石。甚至，还帮忙点过炸山包的炸药。

父亲的手被锤子砸得乌青，眼睛被飞起的铁屑弄伤，腿被乱石刺出口子，背被肩上的沉石压驼。但自始至终，父亲没有抱怨过一次，也没有说过一个“苦”字。

父亲只想能快一点修好水库，有了水后，来年的秧田再也不怕干枯。而大家，再也不用靠天吃饭。

第二年春天，水库即将修好的时候。父亲在沟渠口检修阀门时，被一块滑落的石块压碎了右手。从此，父亲的右手残疾了。但父亲是高兴的。因为，第二年春耕时，每一块秧田里都灌满了水。甚至，父亲把屋后那片乱石堆的荒地也改成一块田，插上了秧。收割完稻谷后，还种了一季秋红薯。

父亲每年都会对屋前屋后的水渠或沟壑进行清理。对长在沟渠口的杂草，或堵塞沟的淤泥和乱石，更是要清理得干干净净。

父亲把其中一块田蓄上了水，养

起了鱼，还养了一群鸭。

我每次回老家，常会看到父亲在鱼塘里垂钓。一群鸭子，悠闲地在鱼塘里游来游去。而屋后曾经的那乱石堆，已经成了一片果园，有梨树、杏树、枣树、橘子树……还有我叫不上名的一些风景树。树叶在微风中轻轻舞动着，曼妙而轻盈。

我放暑假回老家，想带父亲出去走走。想不到，父亲只想去曾经修的黑龙潭水库看看。

我们来到黑龙潭水库的坎上，父亲跪下，用他那苍老的手，轻轻抚摸着其中的几块石头，突然老泪纵横。50年前，还是壮年的父亲，亲手铺起这几块石头。50年后，父亲已经是两鬓斑白的耄耋老人。

一段50年前的往事，成为父亲一生难忘的回忆。这回忆里，有伤痛，有汗水，但更多的是对幸福生活的感激，对美好日子的珍惜。流逝了的岁月，苍老了的容颜，见证了父亲的辛苦付出，也见证了父亲的刚毅和坚强。

童年的游戏

□兰华茂

每天傍晚散步时，我都会看到一群孩子在小区门口玩耍，有的踢足球，有的玩滑板。现在孩子玩的游戏，各种装备层出不穷。回想起来，我们童年时的游戏是多么淳朴简单。但正是这份简单，让我们有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

下课铃响起，同学们跑向操场，抢着跳皮筋、修房子、踢毽子、叠纸飞机、打子弹壳等，校园里人声鼎沸，十分热闹。我最喜欢参与的游戏有3种。第一种是斗鸡。几十个男同学分成两派，把一条腿弯在腰间，另一条腿跳着冲向对方。那勇气好比当年常山赵子龙，一杆梨花枪独闯曹营。在游戏过程中，大家团结协作，互相补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人仰马翻，笑声不断。

第二种是跳弓。划石头剪刀布输了的人，弓着身子，一个个同学用手撑在他的背上，高高地跳过，没过者就当“弓”。这个游戏随着高度的增加，难度越来越大，非常考验跳“弓”者的弹跳能力和技巧。

第三种是扔沙包。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场面紧张激烈，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和身体灵活性。其中一队人员在中间飞快地奔跑，另一队分两组前后投掷沙包，中间区域的人员要跳跃躲避前后掷来的沙包，或者灵敏地抓住沙包。被沙包砸中的奔跑闪躲的同学，就被淘汰，直到全部“阵亡”，然后互换角色继续玩耍。这个游戏既热闹又开心，很是锻炼身体。

放学后大家就更自由了，漫山遍野，河滩水坝，都是我们玩耍的天堂。回家路上，在草地边抓蚂蚁、过家家、藏猫猫、滚铁环等，不亦乐乎。

我最喜欢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原内江七小的两层木质楼房和中间的坝子似乎是专为玩这个游戏而修建的。进校门的左边是高大威严的青砖墙面，正好是“关押”被抓“强盗”的地方。几个调皮可怜的“强盗”手拉手等待同伴的救援。台阶上，有几根高大厚实的砖柱可以隐藏，“强盗们”依托柱子的掩护，飞快地跑下，解救被抓的同伴。

这并非易事。在奔跑中要灵活地躲避“官兵”的围追堵截，需要一些策略，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的方法屡试不爽。另一队“官兵”在坝子里高度警戒，随时准备抓捕冲下台阶的“强盗”。游戏开始后，“官兵”与“强盗”你来我往互相追逐，笑声、奔跑声、尖叫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我记得小伙伴们经常在院子里、山坡上和草地边追蝴蝶、看小花小草、玩蚱蜢蟋蟀、看屋檐上的小燕子飞来飞去。

如果天色尚早，我们会央求父母在树林里做一个简易秋千。我荡起秋千，即使把屁股勒得生疼，也毫不在乎。此刻，阳光朦胧，树林晃动，叶儿飘落，秋千越荡越高，我开心极了。周围是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起先是按顺序荡秋千，后来不免吵起来，大人们在一旁哈哈大笑。

荡着秋千，天空在旋转，树林在旋转，山坡在旋转，人也在旋转。我们乐得合不拢嘴，那份单纯愉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我很想知道，当年那一个个满脸微笑的孩子，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只要想起童年的游戏，我们的脸上就会开满笑容。

汉阳湖畔古水塘

□邵永义

在眉山市青神县岷江汉阳湖西岸，龙泉坝北端，有一座山峰临水而立，如半个山门，上接成都，下控汉阳，东望峨眉，南连乐山，成为自古以来一个神秘的地方。

地名叫水塘。水塘没有塘，原来属于天庙乡梁家山村，现在被划入罗波乡龙泉村。乐青公路从西面环绕而过，在岷水奔流的梁家山口，水塘如飞来巨峰，丹霞独立，石矶临水，让岷水温顺地从脚下奔流而入江面开阔的龙泉坝村。

水塘南坡有一条下到江边的小道，渡口也叫水塘，有船可到东岸。东岸叫新路口，是汉阳镇北面的门户。中岩下来本没有路，放船从岷江而下，在这里可以登岸。在新路口进入后来开拓的熊耳古道，穿山越岭，摩崖而行，是通往乐山的古驿道。路虽坎坷，但翻越关子门去乐山，既可在洪水期绕开水上的航道，又可快捷抵达乐山。所以，这条路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是青神去乐山的三条道路之一。

清光绪版《青神县志·关隘志》载：“罗波渡水塘，县南四十里，塘房墩楼俱全，守训丁兵二名，哨船一只。”水塘渡对应的是岷江东岸的新路口渡，《青神县志·关隘志》又载：“新路口渡，县城南四十里，通嘉定府乐山要路。”这个要路，就是关子门，“关子门，在县南四十里，与乐山县交界，山路窄狭，凿石成路，如门户焉。”

塘，本意为山中之水，涵养雨水，聚水为塘，可供民生、农耕，也可调节旱涝。汉阳湖对面的水塘，不是聚水的，而是聚集军事情报、接传军情机要的塘站，送出的信函叫塘报，具有隐密、快速的特点。塘报，起源于汉代的边报，唐宋时，塘成为军事情报接传的军机处：一般是从下往上，塘兵收集的军情、前方的战况要传回上级，一律轻骑快马，直奔塘站，塘站接到塘报，马上换人换马，飞驰接传，万里戎机，成为古代国防和战争中的生死之线。

唐宋时，古驿道设驿站，可驻军，可收税，算是军镇一体的官驿。汉阳

位于岷江中段，商贾之地，水陆交汇，盐关驻扎督税官和盐卒，商家云集、船帮航渡穿梭。唐代设驿站，后来建镇，常年驻军，并以相关居民为依托，以商业供给为保障。

上方3公里处的水塘，位于水陆交通的关口隘道。水塘下面为汉阳镇，分为上、中、下三坝，还有官厅、官学无数，如粮仓、盐库、学校等。唐宋时，汉阳洪水频袭，江边商户、盐关码头首当其冲，官府于是在水塘驻设汛丁，负责监视岷江汛情，尤其是洪峰的预警预报。

为保护汉阳古驿站，汛丁要接上游塘报，并观洪预警，一旦有紧急汛情，立即派出专人送塘报。同时，白天以击鼓传警，晚上点篝火，皆因其地高声远，能迅速传到汉阳和下方的罗波、悦来等地。汉阳闻讯后，在码头紧急疏散船只，把河岸的临时建筑搬走，以避洪峰。

汉阳湖西岸龙泉村的水塘，因水陆便捷，又是蜀中出川的隘口，曾设置军事塘站，才留下了这一古称。

守候

□晓兰

夕阳西下，我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静静地等待，等你在鸟语花香时去森林公园看花开花谢，等你去听马尾河畔潺潺的水声。

喜欢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揽着你的腰，贴着你的后背闭上眼；喜欢坐在你的摩托车上，享受风驰电掣的感觉；一瓶可乐，你一口我一口，是今生最美的味道。我翘首以盼，望眼欲穿，却再也不见你的踪影。

后来得知，你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吃了常人所不能吃的苦，千锤锻造后，终于百炼成钢。成功之时，你

依然怀着悲悯之心扶弱济贫，感恩回馈一路帮过你的人。

你美丽了我的四季，浪漫了我的流年，有你的点点滴滴，足以抵挡一路风寒。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你让一个美丽的女孩从青丝等到白发，在沧桑与狼烟中期待着你的出现。

这些年，我努力地活着，白天我只顾得了六便士，夜里便可打开你的照片眺望着你的方向，那是我的诗和远方，有我的星辰大海。我用你的照片做成心型项链，一直随身佩戴，手机换了一个又一个，手机壳画面都是你。

昨晚又梦到你，居然能体谅我的无奈与不易，谢谢你的包容，给了我最起码的尊重与体面。你是我生命的奇迹，从懵懂年少的同桌到飞扬的青春，我们在最美的年华里刻上了最美的痕迹，那时我便独具慧眼爱上了如今不凡的你。哪怕天荒地老，只为奉上我的祝福，给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其实很想你抱抱，抱抱我坚强背后的辛酸与无助，更想大声告诉你，好想你。

人间烟火，山河远阔，无一不是你，无一不是你。